

QINGSHU LI  
DE WENXUE SHI

赵瑜作品

# 情书里 的文学史

赵  
瑜◎著

阅读的确是一场深入的交谈，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

我和鲁迅先生交谈过，

和徐志摩先生交谈过，

也和沈从文先生交谈过。

他们低声告诉过我的话

我都写在这部书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QINGSHU LI  
DE WENXUE SHI

赵瑜作品

赵 瑜◎著

# 情书里 的文学史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书里的文学史/赵瑜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396-6304-3

I. ①情…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5700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周康 周丽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63533889

印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125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 序

### 阅读是一场思想上的外遇

接受采访,常常会被问及我的文学启蒙书目。想了想,觉得辛酸,我童年时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平原村庄,文学的启蒙基本上是邻居吵架及狗和羊的叫声,哪有纸质的东西啊。但我还是忍住了,说出了两三个,比如《水浒传》,又比如说《杨家将》。

其实,幼年的时候,我的文学启蒙多是听评书,记得我每天守着收音机听单田芳的《三国演义》。也读书的,记得家里有一本被翻破了的《水浒传》和一本没有目录的《杨家将》。我喜欢看,章回体小说的特点是,两个人比武,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停了下来,且听下回分解。我急急地翻到下一章,原来我所关心的男主人公并没有死,便放下心来,慢慢地看。

一个人的阅读一定是从故事开始的,因为这是人喜欢猎奇的本性,关心故事的走向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太少,对故事无法

预测。等到了一定年龄，回过头来，再看这种故弄玄虚的断章，会觉得自己幼稚了。而这个时候，我们阅读关心的重点不再是个体命运的变化，而是他的变化是不是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的生活逻辑。是的，我们渐渐开始挑剔着阅读。

阅读一定会打开我们的生活空间，让我们由一个单纯认知的人，变成复数的人。

有一年我读鲁迅的日记。读得多了，觉得和鲁迅是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无聊的时候，会看看他在日记里吃了什么了。一看，觉得欢喜，也照着他的菜谱，跑到街上找个接近的饭馆吃一顿。心满意足之后，继续看他又和什么人吵架了。

终于看到了鲁迅先生的恋爱，心一动，又回到了我童年时的状态，有了好奇心或者说是窥视欲。恋爱中的鲁迅原来这么有趣。在日记和书信里，鲁迅穿着睡衣写情书的样子打动了我。我觉得，是因为阅读，我才找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鲁迅。

我写了这个可爱的鲁迅。在我的作品中，我和鲁迅先生一起聊了不少内容。

是的，隔着时空，隔着语言的障碍，他要说的话，都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而我要说的话，自然都在我的书写里。

阅读的确是一场深入的交谈，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和张爱玲女士交谈过，和钱锺书先生交谈过，和沈从文先生交谈过……当然，因为写散文、小说的缘故，我和我身边的万事万物都有过愉快的交谈。

阅读不只是和文字交谈,也可以是和一条河、一座古镇、一首曲子,来细细对谈。阅读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读鲁迅和沈从文的情书,我仿佛也沉浸在那样美好的情感里,我的内心柔软极了,在那文字的糖分里,我仿佛也“外遇”了一场。

因为阅读,我的视野慢慢打开,不再是当初急切辩解的我,我开始能接受误解、忽视,并回以淡淡一笑。我渐渐喜欢上更加分裂的自己。我既有原来的我的模样,又变得陌生。我更改了自己的认知,否定了之前曾经喜欢的书籍和观点。我变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我。

阅读驳杂,是我这些年的阅读现状。读书和饮食一样,虽然有所偏好,但必然会不停地变换口味。于是,在阅读中,我会厌倦几册多年前喜欢过的书籍,会将这些书打包放在书架的里面。我也会不经意地发现一册以前并未重视的书,重新翻看,才懂了其中的滋味。这种多年以后和一本书的重逢,我觉得像极了一场艳遇。以前的错过,如今成为回忆。而现在开始相处的时间,才是热烈的开始。

每一个认真阅读的人,都像是往自己的记忆银行里储存常识和见解。读多了,自然会有意外的利息分配。

但是,也有人将阅读当作投机,不停地遇见行情不好的股票,最后血本无归,成为一个读书多年,却一无所获的人。这也是有可能的。

读对的书,如同遇到对的人。每一次将一本书的页码折叠,都

像是和一个心仪的女人约好时间见面一样,接下来,即使是出远门,也会惦念着那书里的内容。

著名作家翁贝托·艾柯在自己的一篇谈阅读的随笔里说,看一本坏书,如同和一个人上床后再也不想有第二次。虽然赤裸,却说到了外遇的实质。

的确,年纪渐长,阅读图书的时间相对减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生存的空间里,精神生活上的阅读真是一场超越日常生活的恋爱。我喜欢这样的恋爱方式,每一次在一本书上画线、涂鸦,我都能明确地感觉到,我的恋爱成功了。

这本《情书里的文学史》,是我阅读的闲笔,是和书中的人物交谈过后的一些随手的记录。我相信,这些文字里有很多荷尔蒙和花朵的气息。而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会扩大你的认知,让你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的自己、更加宽容的自己。

是以为序。

# 目 录

## Contents

自序 阅读是一场思想上的外遇 / 001

第一辑 疯狂的一九二六 / 001

第二辑 沈从文二十二钞 / 087

第三辑 张爱玲八札 / 163

第四辑 韩少功三叠 / 213

第五辑 北岛三札 / 231

第六辑 通信三札 / 251

第七辑 虹影一札 / 269

第八辑 付秀莹记 / 275

第一辑 疯狂的一九二六  
——情书里的文学史



## 之一：你的，欢畅了的摩摩

——一九二六年的徐志摩和陆小曼

3月的天气，乍暖还寒，风更像那只握别的纤手，微凉，带着时间的香气。时间在风里显得凝滞、冻结，甚是缓慢。虽然刚刚已在站台上告别，火车一发动，徐志摩便开始想念陆小曼。靠回忆维持着笑脸。想写信，找不到信笺。同车的一位丁姓的朋友帮他找来纸，他便开始给陆小曼写信。

这一天，是1925年3月11日。这个日子有些特别，故意要说出来，是因为，这一天，有一个叫作许广平的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向著名的作家、她的写作课老师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情书。

这一天的确适合恋爱，徐志摩在借的信纸上表达他的心情，和上次离开祖国时相比，他是欢乐的，上次的情形不大好：“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间那晚，我离京向西时的情景，那时更凄怆些，简直的悲，

我站在车尾巴上,大半个黄澄澄的月亮在东南角上升起,车轮咯地咯地响着,W还大声地叫‘徐志摩哭了’。”是真的,他在信里坦承了,他流泪了。可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的内心里有一个温暖的地址,是一个叫作陆小曼的女人的怀抱,所以一切便不同了。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但今夜可不同,上次是向西,向西是追落日,你碰破了脑袋都追不着,今晚是向东,向东是迎朝日,只要你认定方向,伸着手膀迎上去,迟早一轮旭红的朝日会拥入你的怀中的。这一有希望,心头就痛快,暂时的小悻悻也就上口有味。半酸不甜的,生滋滋得像是啃大鲜果,有味!”

在中国的阅读史中,“徐志摩”这个名字的前面差不多总要带着多情。是的,一个多情的徐志摩大于学术的徐志摩。尽管他留学欧洲,并在国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均担任过教授,但是,他留在文学史上的著作过于轻盈,比起他浓墨而骇俗的恋爱史来说,比起他在文学世界里的交际和追星史来说,他的作品实在是太羽毛了,就像他自己的诗句一般,光滑、轻浅和湿润。

徐志摩的浪漫史被许多传记作者挖掘得立体又透明,他追逐林徽因未得而终致离婚,他追求陆小曼而又终致陆小曼离婚。

关于他的“用情不专”,此评价来自他的授业恩师梁启超。1926年农历的七夕,这天,梁启超拖着病体,来给他证婚,他的证婚词流传颇广:“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做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

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影响,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季羡林,又或者更有影响的文化名流。有一个在坊间流传的笑话颇值得一说。梁启超的文字从来感情充沛,很有煽动力,他的政论文字每一篇都能惊风带雨。1921 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大约是听了以后感觉颇好,便写了一篇吹捧文字在《晨报》发表,但他的文字大概过于犀利,他说:“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他的这篇文字见报之后,竟然像一场洪水流于北京各大院校,演奏厅里开始人满为患,票价一路攀升,直至找关系走后门,才能购到一张高价票。于是,北京的当铺生意都好起来了,一些家境不好的学子为了能亲耳听到这场演出,纷纷典当衣物去买票。据说,这篇文章还影响到当时民国政府的总统黎元洪。黎元洪自然也不愿意当“野蛮人”,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呢?只好在演奏厅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之后,还要觉得演奏得非常好,自己是感动了,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所以,梁启超的这番证婚词在坊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小报都津津于这一段趣事。徐志摩更是因为这一场婚事而走进中国普通民众的视野。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并不容易。第一次见陆小曼,徐志摩正处于失恋中。他和胡适以及刘海粟三个人一起去拜访在京城颇有名气的“王太太”。当时的陆小曼已婚,然而丈夫王赓却远在哈尔滨任警察厅长。尽管徐志摩也知道,陆小曼和王赓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但是,此事传扬出去,毕竟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王赓信任徐志摩,将自己的妻室介绍与徐志摩,不过是想让她的文艺爱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无论如何,王赓没有想过,这一信任,却将一个生性多情的陆小曼拱手让与了徐志摩。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爱,虽然热烈,却像一个病句一般,并不通顺。首先是身份的不自由。陆小曼每一次与徐志摩通信,必须要用英文写信。这且不说,徐志摩为了证明与陆小曼是正常的朋友交往,不得不贿赂王府的门房,据说每一次五百元。其次是陆小曼天真地想让徐志摩和王赓的朋友关系不破裂,她想象着自己和王赓离婚,而后再和徐志摩结婚。她不想让丈夫王赓知道,自己是因为喜欢徐志摩才和他离婚的。

然而这样的愿望在当时热恋中的徐志摩和陆小曼来说实在是太难实现了。两个人的恋爱很快便惹得满城风雨。

指责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话语也来自各个角落,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徐志摩收到了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的来信,说是泰戈尔在欧洲,生病了,念起徐志摩,想邀请他去欧洲玩。

徐志摩的个人史无比辉煌,这得益于他的家世。然而,他初进入国内文坛的时候,常常遭遇尴尬,譬如他和郭沫若的矛盾。他既想忠于自己的审美批评了郭沫若的一首诗,但此前又想融入文坛,给创造社成仿吾写信拍郭沫若的马屁。如此前后矛盾,让他尝尽了苦头。然而,泰戈尔来华访问,他担任翻译一职,并在泰戈尔走后马上出版了畅销书《泰戈尔在华谈话集》。泰戈尔在华期间过了他六十四岁的生日,生日派对很是热烈,胡适主持。梁启超给泰戈尔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作“竺震旦”,徐志摩想得周到,立即差人刻了一个大大的印章,送与泰戈尔纪念。为了助兴,在生日派对上,林徽因、张歆海(张幼仪的哥哥)、徐志摩三人还演出了泰戈尔的剧作《齐特拉》。

泰戈尔的名字在中国广泛宣传的同时,徐志摩便走到了中国文坛的前台。

正是在这一年,徐志摩结识了陆小曼。画家刘海粟在回忆第一次见到陆小曼时曾经说过徐志摩的情况:“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饮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折服了?”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丈夫王赓均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一向交情不错。王赓和徐志摩一样,也有着不同凡人的辉煌家世,在任哈尔滨警察厅长之前,他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的同学。在1918年巴黎和会上,他随顾维钧前往,是派往会议上

的中国武官。

王赓很快便听说了徐、陆的情事，他开始派人管束陆小曼的行踪。再加上社会旧式道德的指责，徐志摩想见陆小曼很难。这迫使徐志摩不得不离开中国到欧洲暂避风头。尽管刘海粟在回忆里替徐志摩辩护，说徐志摩想借着到欧洲的旅行冷静一下，趁机剪断情丝，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是，徐志摩借看望泰戈尔的机会，想让陆小曼仔细整理他们的感情，并提出和王赓离婚。

从存世的《爱眉小札》和《爱眉书简》这些文字便可知这些。

两个人的恋爱，正像郁达夫回忆中所说的：“志摩和小曼的一段浓情，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这一种事情，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管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自己就佩服志摩的纯真和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然而不论郁达夫如何佩服，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在现实的世界里还是受到了影响。感情虽然不能用一把锁锁住，但是，陆小曼毕竟是自己朋友的妻子。

临离开时，徐志摩要先辞掉北京大学的教授，要打点行囊，要整理太多舍不得的情愫。还有十几个小时就要分别的时候，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那信里的糖分太多了，有些浓得

化不开。他甚至想到了死,想和心爱的女人一起去死。

每一次读到徐志摩的这封信,我都相信,他是真的喜欢上了陆小曼,因为只是单纯发誓,却不必每一次都要死要活的。且看他发的誓言:“真的,龙龙,你已经激动了我的痴情。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寻死去,去到绝对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求唯一的光明——咳,今晚要是你有一杯毒药在近旁,此时你我竟许早已在极乐世界了……龙龙,你不是已经答应做我永久的同伴了吗?我再不能放松你,我的心肝,你是我的,你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成就,你是我的生命,我的诗;你完全是我的,一个个细胞都是我的——你要说半个‘不’字叫天雷打死我完事。”

这是1925年3月10日凌晨3点钟徐志摩写的信件,草草地浅睡了几个小时,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洗漱,而是将昨天的信件先看一遍,然后又写了一大段相思。

这次出国的路线大体是这样的:他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哈尔滨,然后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在苏联,徐志摩去契诃夫的陵墓凭吊,瞻仰了列宁遗容,还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然而,刚到苏联不久,便接到由德国发来的电报,他和张幼仪的次子徐德生在柏林病死,他不得不匆忙地赶到柏林处理丧事,安慰张幼仪。4月,他离开德国抵法国。在法国,他先后到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曼殊斐尔的陵墓致哀。这时,他获悉泰戈尔已经返回了印度,遂离开法国,绕道伦敦抵达意大利。其间,他写下了著名的